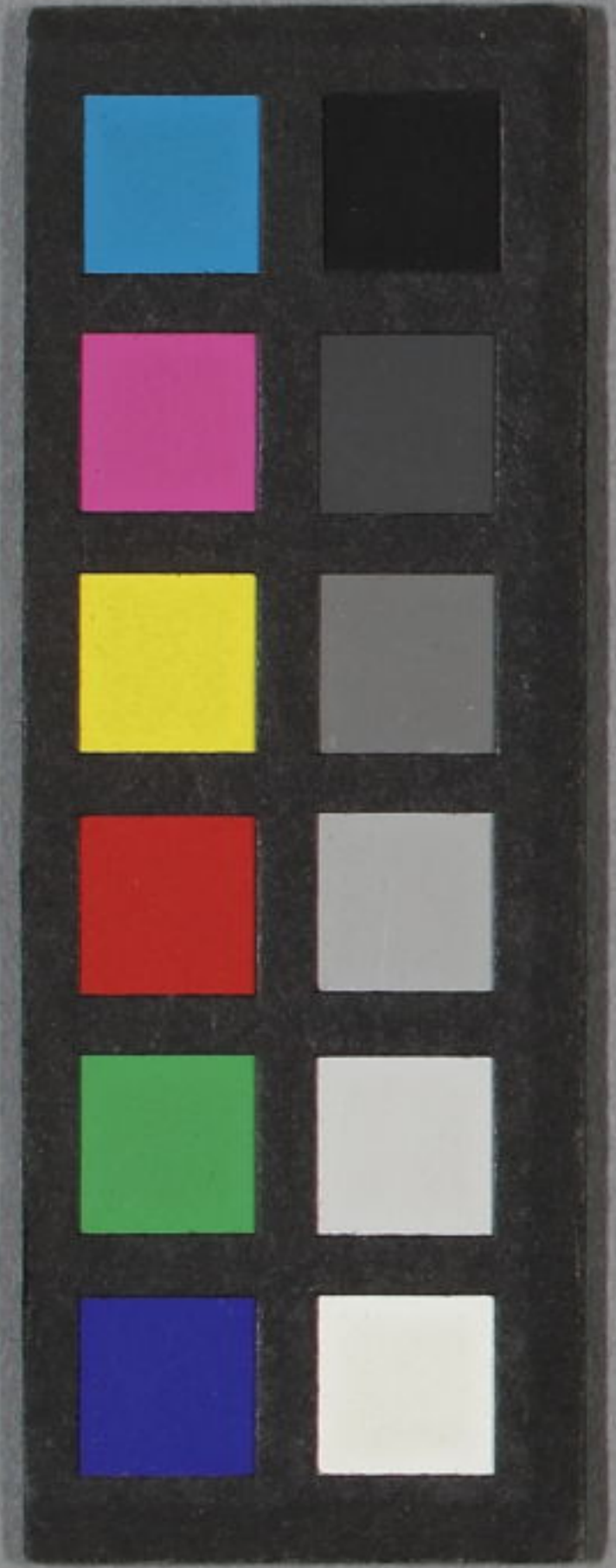


七修類藁



13
386
6



門 386
卷 6

關雎堂

東方書院
學校圖書

波 57
6

七修類藁卷十七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生物

萬物之生本乎天故動植之物其體皆圓土石之成形也具乎地故多方此地之骨肉也

文景詔

三代而下稱治世莫如文景今觀文帝之世三十六詔景帝之世二十五詔而其餘租賜爵務農憂恤者

七修類藁卷十七 義理類

一一

三之一焉則其史稱與民休息可知嗚呼此後世之所不及也

醫畫不能補

巢氏病源一書論證論理可謂意到而辭暢者矣子嘗惜其當時元方不附方藥使再具之體用俱全是書真不可及也圖繪寶鑑但紀歷代善畫名人及言平日一家之長師某人已矣予以爲再添言所以方盡其意如董源則曰山是麻皮皴水是索水松是爪離之類言馬遠則曰山是大斧劈兼丁頭鼠尾松是

車輪蝴蝶水是鬪水則二人之規矩已寓目前而後之觀其畫者亦易矣雖欲補之必得自擅其術記多識多方可也子嘗以畫語姑蘇周臣馬表以醫語吾杭孫鈍吾姪惜其相與嘆息而已噫

書畫難易

子嘗問能書之人真草孰難咸以正書難也蓋以真難方正草可掩飾耳後讀史方知果然史稱張長史始同顏魯公學正書張知不及顏遂去而學草此可知矣又嘗問友人沈懋學仕書與畫孰難沈曰畫易

予曰何以見之彼以畫使學某則看者亦知是某畫也書雖學某書看者亦可知似某書耶子戲曰可以教矣蓋畫記載吳道子學書于張顛賀知章不成因工畫遂深造妙處此又知難易之分也

異情

唐玄宗于兄弟而友愛同于一帳則未聞孝養者何也華歆與管寧邴原相友之厚者則其志趣必一也何善惡之不倫子路剛強彌子瑕以色悅人者同爲壻友不知何以相處

虎傷亡

人爲虎食魂從于虎字書謂之虎傷亡解凡虎之出入則引導以避其凶故獵者捕虎先設湯飯衣鞋于前以爲使之少滯則虎不知以落機穽否則爲虎發機徒費獵心也及虎爲人所捕又哀號于其所在昏夜叫號以爲無復望虎食人矣若爲其復讎然子將信將疑昨見說郛所收東坡之老僧化虎事與昔所聞相符不覺嘆曰傷哉果死不認屍而不知所以致死哉夫生旣被虎食矣死反爲虎之役幸而虎斃又

從而號哭之何其愚耶不自疚耶嗚呼小人竭財俯首以附權貴爲之鷹犬以備指揮却乃張皇聲勢殘人害物一旦冰山既崩倉惶莫措無復有望反惜其死而悲痛不悟其非豈非虎之傷亡歟

牛羊食草

凡草木經牛啖之必茂經羊啖之多枯故諺曰牛食如澆羊食如燒意以二物皆畜類而草食者也何相反之如是靜思牛土畜土能養物也故牛色蒼而龐厚有春生之象焉聞死而齧齶亦好生之意也羊金

畜金主殺伐故羊色白而氣腥羶有秋殺之象焉見死而無懼亦喜殺之性也二物稟性既異必其口中涎沫亦具是性故草木之茂枯者生殺之氣致然耳贅此以俟博物君子

家野禽

凡家禽雞鴨之類不能飛野禽卽能飛者家禽雌抱伏而雄不抱伏得陰氣之多故凝滯而不飛野禽雌雄皆抱伏故飛

食鹹加渴食酸止渴

渴者緣心火熾而腎水涸也腎氣盛而心氣平則不渴矣食鹹則加渴者鹹走腎而瀉腎瀉腎則水愈涸况鹹能補心補心則火愈熾故加渴也食酸則止渴者酸走肝而瀉肝瀉肝則火不熾况酸能益肺益肺則水自生故止渴也

利

古人以誠意正心觀人今觀人於利上明白者可謂君子矣子嘗見數友利心一發則雖父子兄弟素厚朋友卽反心而不顧嗚呼哀哉末世何人心之不古

耶

刺紙

子少年見公卿刺紙不過今之白象紙二寸間有一二蘇箋可謂異矣而書柬摺拍亦不過一二寸耳今之用紙非表白象羅紋箋則大紅銷金紙長有五尺濶過五寸更用一綿紙封袋遞送上下通行否則謂之不敬嗚呼一拜帖五字而用紙當三釐之價可謂暴殄天物奢亦極矣資暇集中以唐門狀競用善紙嘆其巧諂而謂禰正平生於今日如何子以使李濟

翁生於今日不知又如何詆辯也

將術

爲將者多不善終雖岳武穆亦然天道好生戕生罪也術數之高者終罔得吉故京房郭璞不得其死泄其化機神不容也

永樂大典

成祖命胡廣王洪等編成一書名曰永樂大典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目錄六十卷其表文嘗見於蟬精雋中然亦不敘中之事實徒具望洋之嘆而已嗚呼御覽元龜不過千卷人間亦不可得矣大典動以萬計安能使世傳也哉

氣類相感

予嘗見屠兒殺猪者眼似猪割羊者眼似羊以其日夕與此物氣類相感所至也故嬰兒尤類乳母面貌可知矣後漢書載挹婁國人穴居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塗膏於身以禦風雨此人之所以似獸也

久思神助

吾母少未讀書頗信佛法歸吾父時見同類誦觀音

經心甚愛之然以不識字爲恨心恒欲念之每一番
葉徒悶而退一夕夢金衣大僧合掌向日能伏災風
火普明照世間舉此二句數次覺時似有得焉明發
啓視此經不復齟齬隨口如注矣自是書亦可通人
盡異之子則以爲心久靜則慧生况朝夕心思所致
本體之明胡弗爲之助也但二句固卽本經而其義
又似釋氏禪教此亦不可知耳果真有所謂佛耶

李易安

趙明誠字德甫清獻公中子也著金石錄一千卷其

妻李易安又文婦中傑出者亦能博古窮奇文詞清
婉有漱玉集行世諸書皆曰與夫同志故相親相愛
之極予觀其敘金石錄後誠然也但不知胡爲有再
醮張汝舟一事嗚呼去蔡琰幾何哉此色之移人雖
中郎不免

鄧攸棄子全姪

棄子全姪中興書以其子至暮追及攸復繫子於樹
子意子姪皆幼勢難兩全故棄子而全姪今旣追及
則不惟可與之同行亦知道路者矣劉須溪以爲無

是事此喜談全姪而甚之之辭也然考之本傳及當時之人言皆同則又實有是情嗚呼可與同行而又繫之樹有人心者可忍之耶此所以伯道無兒何天道無知哉噫晉之好名至此極矣

生死兩異

淮南子載齊人乘舟遇風波而恐死不暇久之自投水中東晉時太白犯少微處士戴逵憂其必當後隱者謝敷卒予以齊人非不貪生也畏死而反忘其生達并不畏死也以理之必至于死一可謂求生不生

一可謂求死不死又元人鄭玉字子美順帝召爲翰林待制辭而不仕天兵入徽州時要致之自曰吾豈事二姓者邪遂縊而死方回字萬里仕宋爲巖州守宋末降元爲總管皆歛人也予以鄭既不受元爵正當仕我朝却死於元此可謂當生不生方乃宋臣甘心仕元此可謂當死不死

趙元隆

趙元隆仕元爲廣西行中書省都事以才智聞於時吳元年王師圍永永守鄧姓者自盡先三月圍桂元

隆謂平章曰公宜與城存亡吾昔與鄧公同事良荷
知遇今不死期効寸尺之功六月王師入西門元隆
守伏波聞城破引刀自盡事定男宗嶽收遺骨歸劉
三吾有詩弔云白頭從事紫微垣一死能令我道完
赴水何慙汨羅叟裹尸竟在伏波門他年作傳須朋
友此日承宗有弟昆誰使甄侯諸將吏皆能爲國報
君恩今元史未收子聞之桂人者

思禮堂記

吏部侍郎南昌張元禎爲吾鄉府尹陳彥成撰思禮

堂記發明墓祭之禮甚當人情但亦未深考於書也
其曰周禮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備殊不知周禮冢
人凡祭於墓爲尸則墓祭之禮周公已立之矣又曰
漢之時已有墓祭殊不知孔子葬泗上子貢廬塚三
年魯世以歲時祠孔子塚則春秋以來有之矣况開
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
子許望墓爲壇如時祭祀則是孔子亦有墓祭之說
矣今爲錄其文并少辯之使士人知有所歸也記曰
夫禮也者出於天理人情之自然而爲之節文儀則

者也然時有不同或制有未備故三王不相襲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後之議禮者此其的歟墓而藏廟而祭者周禮也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備也漢之時乃有墓祭亦天理人情之所不可已者先儒因其不見於三代而以為非禮不能無惑焉且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祭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墓焉廟焉孰有而孰無也且人子之於親食焉則若見於羹入其門則若見其坐於寢視其楮捲而

不能舉視其琴瑟書冊而不相越矧於體魄之所在而可憇不之思漫不之省乎且古之祭者廟以貌之尸以象之裸將以求之陰薰薌以求之陽其禮嚴以周家具而人行之今之祭能然否乎然墓之祭亦三代之所當益而後世之所不可損者其不可拂人情而廢不行也明矣記成陳乃買鴻臚少卿唐泰碑於其子將磨去其文而刻此記有某進士見之以手撫碑曰其薄若此耶若再磨則不堪矣陳聞而止之買他石以刻焉此人亦善諷諫者歟

往來書劄式

洪武三年詔中書省臣曰今人於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非實議定凡致書於尊者云端肅奉書答則端肅奉復平交者則曰奉書奉復上之與下則曰書寄書答嗚呼今上之與下大字如批判狀下之事上豈特再拜而已哉

酒

醪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汁酒也酎三薰酒也醕薄酒也醕旨酒也曰醴曰醕曰醕白酒也曰釀曰醞造酒

也買之曰沽當肆曰釀釀之再亦曰醕漉酒曰醕酒之清曰醕厚曰醕相飲曰酌相強曰浮飲盡曰醕使酒曰醕甚亂曰營飲而面赤曰醕病酒曰醕主人進酒於客曰酬客酌主人曰酢獨酌而醉曰醕出錢共飲曰醕賜民共飲曰醕不醉而怒曰醕

音婢

拜

拜之議多矣諸書辯取不同今揭其所常行易曉者以示吾子孫平衡曰拜謂磬折頭與腰平如衡也卽今揖耳下衡曰稽首卽今之躬身至地頓首者頭

叩地也稽顙者頭至地也太甲之拜手稽首者揖而頭至地之久也雅拜者先下一膝卽今之拜也周禮奇拜者一拜也褒音報拜者再拜也凶拜者拜而後稽顙也之拜者古人兩膝齊屈如今之道士之拜也膜拜者兩手合掌以受顙也肅拜者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如今之婦人叩頭者今之婦人之拜以爲始於武后不見出處惟史記後周天元令命婦爲男子拜史官書之表其異也據此則婦人古亦不伏地拜非始於唐也

祀武穆不當

宋太學卽今之按察司武穆王宅亦其地也故銀瓶之井存焉而太學宋時土地卽以穆王主之度宗朝狀元陳文龍初入太學時夢土神請交代至德祐末神乃遺書請代已而文龍爲北兵縛至杭而卒夫宋未亡時岳已早去而不奉其正朔今北司左街之廟猶將伯顏與岳王同祀一祠岳豈堪與讎人共哉累欲舉於當道不果今識於此後有識者必更焉

相反皆善

孔子不飲盜泉而吳隱之飲貪泉李廣不擊刁斗而程不識擊刁斗皆古聖賢名將也何相反之如是蓋伯夷之非其君不仕伊尹之何事非君各得其當在人品之何如耳

宋南北使臣禮

嘗錄得北使來宋朝時每初見宴於垂拱殿賜金帶一條二十兩靴馬鞍轡折銀五十兩銀沙羅五十兩各色綾絹一百五十疋明日折牲餼各色羅綾三十疋又明日與伴使遊天竺賜沉香三十兩齋筵等物

四日浙江亭觀潮宴五日玉津園射宴自到闕至辭朝大使密賜一千四百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衣各三襲金帶各三條遇聖壽節至者其正宴自舉盃起至終席共四十三盞酒每一盃奏一品樂又有雜劇三百五人水陸珍羞不可言也今忘其書昨見松漠紀聞則曰虜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細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三斤油半斤醋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麵醬半斤大柴三束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

二百白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下節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麵一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嗚呼南之待北如此之厚則北人安得不動心來也北之待南如此之薄求其事勢想不得不然也不知財就竭而國就滅必然者矣子故錄出不特使知當時南北相待之禮耳

生死一定

死生一定當死雖神醫莫治否則錯治亦無事也國

初蘇人葛乾孫文武雙全以至陰陽律數醫藥靡不精究治人不特用藥喜怒頓挫皆能愈疾蓋術至神巧矣一日曰今年六氣淫厲吾犯咸池殆將死矣然必在秋後後因挽弓而致死血過目病作亟命子煎大黃四兩子以太多減半且加別藥飲之不下而添病知之曰亦無傷我當明年死已而果然吾姪慶亦善醫嘗告子曰不知孰先死予以子較我年小無病又能導引服食又何以此問耶一日出治人在轎偶胗曰子病矣回當服藥至家不一時而卒豈非命乎

故聖賢亦無上壽

元祐黨碑

廣西融州真仙巖多碑刻元祐黨碑亦在焉本朝胡文穆公爲廣僉事時碎之此文穆自載於已集諒不誣也何德祐航海時昇此物以行當時更無一人止之者宋所以亡也

自作挽詞

夫至死之際而猶能自作挽詞亦偉矣若淵明之歌詞三章了達此理不待言也秦少游雖多哀怨愴楚

之情然其實踐不得不然故東坡亦謂其能齊生死了物我耳漁隱叢話以坡言爲過惟淵明可當殊不知陶在放達之時秦當逐迫之日言安能不爾耶予故嘗以吳潛謫循州臨終自挽之詞哀尤過秦亦可謂達但視其能措辭說理否耳能則過人遠矣使秦吳當官之日亦能如陶辭爵隱去則臨終之辭亦必有可觀者

稗子

今人見人家子弟性雖聰明而外似能事所爲實非

名曰敗子殊不知乃是稗草之稗蓋似苗而非苗也
實積經說借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子其形
不可分別是也

史陳脫王失傳

宣德二年交趾復叛九月朝廷遣安遠侯柳升等伐
之選其才且賢者文臣禮部儀制郎中豐城史安嗣
祭主事錢塘陳鏞等二十餘人同行後升等敗死寇
呼官軍降卽不殺而史陳二公曰見危授命遂死十
月十八日也後交趾守帥以死節者奏聞朝廷皆褒

贈而史陳守帥不知未聞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而

有司以無官狀不可質竟泯滅其節

詳見東里文集

又正統

十四年秋處州賊人葉宗流哨聚馮公嶺漸侵府縣
浙江都指揮脫綱按察司僉事王晟往征之俱死節
焉處人至今能言其戰勝而勇死之狀者天下未知
也景泰中給事中葉盛御史林延舉奏立祠以祀之
不果行亦至泯沒嗚呼使四公之子孫有高官大爵
者吾知其葉林之奏必行而楊東里之文爲證矣噫
人心果無忠孝者耶果專於勢利也耶此特予所知

者耳天下無實而享大名者又不知其幾耶

七修類藁卷十七終

七修類藁卷十八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樊榭

唐朱泚亂逼少卿樊系草詔草成明日仰藥死國朝
方孝孺不肯草靖難之詔次召侍讀樓璉璉入草受
命歸逡巡自縊死此蓋一時畏害終心有不安者此
固過其不忠者較之段方二公不有間乎蓋筆已屈
矣

祭物

古人祭奠物薄而意誠獨取其馨香時鮮之味以薦之焉故九歌以謂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左傳曰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而已漢以來則有斗酒隻雞之說矣今之祭物衆矣名亦工文因紀於左以見時之不同也黍曰薶合稷曰明粢稻曰嘉蔬梁曰薶箕牛曰蠶栗羊曰柔毛豕曰剛鬣兔曰明視豚曰膾肥犬曰羹獻雉曰疏趾雞曰翰音鶩曰舒雁脯曰尹祭鮮魚曰脰祭藁魚曰商祭

起復

喪制未終朝廷奪情起復勉其任用故曰起復今乃概以服闋爲起復悞矣

降賊加官

宋有閩賊廖恩降後官爲右班殿直嘗供脚色云並無公私過犯時以爲笑予意實爲士羞也後又海寇鄭廣朝命官知福之延祥兵嘗爲羣僚所輕廣故作詩有曰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之句事載小說傳之至今夫宋固仁厚流爲姑息此不競於

敵而爲賊侮之事也本朝賊降必誅此唐宋之所以不及也雖然今之士夫無公私之犯而不愧鄭廣者又幾人哉

太宗二箭

聞見雜錄載宋祖寵幸金城夫人一日與晉王宴射後苑勸晉王巨觥王固辭不飲曰夫人親折花來則飲上遂命之王乃引弓射殺夫人宋祖飲之如故又鐵圍山叢談載花蕊夫人入宮幸之晉王諫而未黜一日與宋祖獵於苑中亦射殺之二事皆宋人所書

諒不誣也夫太宗固爲社稷是矣而難於太祖受諫如此割愛忍情曉人當如是耶傳位必遵杜后之言太祖之心何心哉晉王之傳又可背也哉畢竟晉王死於二箭天道未必無報也

攻乎異端

荷亭辯論侍御盧格著也解攻乎異端言攻字有二義治辭則庶民攻之是也擊辭則鳴鼓而攻之是也謂擊去異端斯害也已昨見宋儒孫奕示兒編內有此說其解尤明白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由

也已之已已止也可謂簡而明也

回回教

回回祖國世史正綱以爲大食一統志以爲默跋那國據其教崇奉禮拜寺四夷惟天方國有其寺或實天方也入中國乃隋時自南海達廣其教有數種吾儒亦有不如富貴貧賤壽夭一定也惑於異端而信事鬼神矣彼惟敬天事祖之外一無所崇富貴者亦不少焉吾儒雖至親友之貧者多莫尙義他人不問矣彼於同郡人貧月有給養之數他方來者亦有助

儀吾儒守聖人之教或在或亡彼之薄葬把齋不食自殺終身無改焉道釋二教又在吾道之下不論也嘗讀菽園雜記言其教祖之詩曰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在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其高又如此

荀爽褚淵

士大夫而無節義若撻之於市矣况能爲人面斥耶漢荀爽自作女誡而欲女之再醮意其必知女之不能節也女卒自縊以全婦道出列女傳豈知子莫如父哉

宋褚淵丰穎器識見重名流一旦黨齊背宋致弟炤
炫之非而子恨不仕淵豈不知忠義者哉利祿之心
勝也嗚呼色與位人之所好也不特不從其父一則
致其死一則致其非人性之不同固如此矣第爽淵
不知何面目終日於家庭耶

東明木綿菴

賈似道齋僧而得木綿菴三字蔡京遇毛女而得東
明二字豈知皆就死之所嗚呼異人能變其志可也
明白告其死庶或動心焉耳否則安用其報哉是知
天之生奸臣亦大數之不可移也

糖人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也今以糖成
男女之形人得而食之不幾於食人乎

名物不當竊取

文人墨士每欲鐫名於山水秀處固情也至有剗人
之名而鐫已者則可惡也若閩人某去唐磨崖碑刻
而自書忠孝廉節殊不知後世不見古刻是欲彰名
而反得罪名也又有見一木石之奇遂取去之者若

某洞白石觀音為某取者是也殊又不知在山林則為公玩而可久在人家則為私物而易廢醒酒石今安在耶此皆小人之私者也若終南山小白石之詩而不名者何其高耶事見詩文類

杜賈死牛酒

杜子美死牛炙白酒見正史傳賈島死牛肉酒見唐詩紀事嗚呼二公食無珍羞可知矣人何必食前方丈哉

書契

世凡交易契有合同恐人心之不古也如朝廷之有

符信然而有義存焉耳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朱子曰契有左右左所以御右然左契受之義也據此則左為受物右為獻物者之取矣嗚呼一事之微古亦有輕重之義乎

財

古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自宋言之歲有西北二邊之幣郊廟即有羣臣之賜宜其國之而民窮也今讀夢華錄夢梁錄武林舊事則宋之富盛過今遠矣今天下一統賦稅尤繁又無歲幣之事何一邑之

間千金之家不過一二，是皆無儲糧者也。及詢官府，又無贏餘之財，此則何也？愚竊論之：藩府太多，中官太積，而文職多貪，何以見之？韓王一枝歲得一十六萬錢，糧平涼一府不能供也。司禮尚衣監一宦寺之死銀貨動有數萬之進，朝廷所不進者又不可計。進士一旦居要地，遂過數十年之財，主迨至九卿不可言也。雖然，文職尚有廉者。若夫今日費出無度，聞之寒心，當國者宜思何以啓沃。

燒金

宋史張永德傳云：寓睢陽時，有書生隣居，臥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兩，卽置鼎中焚之。成金。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永德送之，求藥。法生曰：君富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爲將屯下蔡，淮民中有一僧睨視永德，召之，乃睢陽生也。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富貴安用爲此？又龍川畧志載：子瞻從事扶風時，有老僧欲傳以硃砂化黃金子，瞻曰：吾不好此，雖得之將不能爲也。僧曰：此方知而不爲，正當傳也。是時陳希亮守扶風。

嘗於此僧求方而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何也
僧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嘗以方授人
有爲之卽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輕傳公慎
勿以授人如陳卿者也後偶與陳希亮談圃作仲亮語及
此僧所以陳固求子瞻授之悔曰某不惜方惜負此
僧未幾陳以賊敗去子瞻疑以方故深自悔恨後謫
黃州陳子慥在黃子瞻問其父用此法否慥曰吾父
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癱而死
義甥孫沈某弟兄二人其弟爲人煨銀以給食日亦

未足也不數年置有室廬妻女奴設四肆弟兄俱於肆
以交易又數年身有羅綺動有銀器往來有顯者迺
異於昔日人言得燒金之術假煨工以遮人耳目子
且信且疑無何兄弟繼死家隨以廢其父一日攜一
書告子曰吾見得此足衣食今獻之於翁少丐錢穀
可乎子因益信張永德陳仲亮之事召醫姪姪素好
此語之姪曰沈與北司前某人同爲今亦同棄世矣
嗚呼晏子有言不義之富禍之媒也使永德得方未
必不沒官也而東坡遭謫遭謫岌岌窮途而病死者

亦或曾試此耶

元德秀死

唐元德秀退居安陸縣去家獨處一室值大雨水七日不通餒死中書舍人盧載為誄文曰誰為府君犬必啗肉誰為府君馬必食粟使我元君餒死空谷丁用晦載之於芝田錄以為美事予意盧子不當以二畜比之正史傳中之贊何其優耶然其清貧固也但卒於家不聞退居安陸此又不知從何來

奇物不可守

書畫古玩自有國而言至宋徽宗之世可謂極備觀其書譜畫譜博考古圖可知矣惜乎胡騎一入零落漫毀百不存一自家而言一聚此物者必然敗去豈非物之美者人心所在鬼神臨之大有大異小有小異不可聚此以為子孫可常守也

太常黃冠

嘗讀周禮天子大祀大宗伯主禮大司樂主樂皆明德新民之士聖賢之徒也所以肅虔百職感格上帝妥侑神人者在是豈惟集事完禮文而已哉今樂既

作於神樂觀之徒而贊相行禮者又皆太常之黃冠
天朝大禮大樂付於斯人甚非序和情文之道也神
安可以格耶

岳劉之對

宋張浚問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
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鄺瓊素不
相下一且擢之在上則必爭呂尙書不習軍旅恐不
足以服衆浚曰楊沂中張俊何如飛曰張宣撫飛舊
帥也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艱

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
敢不盡愚豈以得軍爲念哉我太祖嘗欲用楊憲爲
相以問劉基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宰相持心如水
以義理爲權衡而已不與焉今憲不然寧不敗乎帝
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又曰胡惟
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償轅而破犁矣帝曰吾知相
無以愈於先生者基曰臣非不知臣疾惡太甚又不
耐繁爲之且孤大恩夫謀事於人正欲人之有言也
今不惟言之不從而反憎疾焉後雖事驗而武穆誠

意先已爲之解官矣豈魏公不曰忠而太祖不英明
耶問之屢而無一是焉則問者自以爲愧而直言之
難受不覺其忤也已嗚呼古人尙直問且不能受言
使無從而直言安望其以理之是非而足憑耶予於
二事信哉直道難容於世

父子異性

愚嘗讀朱子語錄中載東坡之子過范淳夫之子温
皆出入梁師成門下以父事梁梁妻死欲以母禮爲
服忌某人而衰經往之文公語門人惜其名人之子

有此子思本朝兵部尙書茹瑄衡州衡山人也太宗
入靖內難首先勸進卽位遂封忠誠伯後死召其子
鏞襲爵鏞以父在功罪之間不肯受又宋晟以父開
國功襲都督定遠人也建文時通謀于燕其子瑄乃
以力戰死於靈壁蘇范可謂見辱乃尊茹宋可謂有
愧乃子不知平日家庭之教何如也此見其忠義廉
耻之心大分天生成也

樂奏天人樂器起止

由冬而春陽之所由生陽生而後有天故冬至祀天

神祀天神而用黃鍾九變之樂蓋天爲陽之尊黃鍾九寸九爲陽之極故黃鍾子月之律也人死魂歸於土四時祀人鬼而用太簇八變之樂者蓋人生於寅太簇寅月之律又宮五之位屬土始終於此奏之則魂與音發動故降也又樂之降神者蓋紫微垣在子而角應之太微垣在卯酉而宮徵應之天市垣在辰而羽應之故奏數音之氣發動於三垣宜乎天神之降也祝歌爲樂之起止者祝之形叩而敷象東震發宣之義震爲雷雷主聲所以起樂也歌之形爲虎而伏虎爲金獸應秋也虎亦主聲今伏而無聲若陽氣之收斂衰謝矣其背之齟齬氣不暢也所以止樂也金石爲樂之始終者八音之中惟金石有自然之音不假人爲故所以爲樂之始終條理耳

七七義

世以死者七日爲受罪之時遂作佛事以解禳此固妄誕之論然傳襲之來旣久遠邇相同亦必有故問其人不知也常思以爲虞祭有七之義此亦未通後讀論衡訂鬼篇有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別

氣人病死甲乙之鬼至矣然而殺鬼之至者又庚辛之神何如驗之以甲乙日病者死期常在庚辛之日也予以是思之此則五行相尅之理如木日鬼金爲之殺金日鬼非火爲之殺乎推之七七之說亦是此理以其相尅之期故爲之禳解遂延增妄誕之說也然亦未知王論何從生子推之者何如姑識之以俟明理君子

門生弟子

親傳業者爲弟子弟子復傳於人爲門生故史記曰

七十二弟子傳而歐陽公爲轉相授受者曰門生

韓項亮懿

伊川先生曰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曾合戰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予以楚圍漢於彭城漢追羽垓下信常在之也或以誑之或以待之信不能獨當一面如雲長之取顏良是可知矣觀羽初敗秦兵而諸侯不敢仰視其勇可知矣信豈羽之敵哉若論智謀羽或不如信也懿拒亮於上邦接兵不敢動後至鹵城爲賈詡嗤笑一交兵間則又

喪其將軍張郃觀其受巾幘之辱嘆孔明爲奇才懿
豈亮之敵耶此又智勇俱不如者噫若四人者豈必
待其親相交戰而後知其高下哉卽此已可觀矣至
如孟子莊子二人俱常遊於齊也胡乃不相遇而一
辨以觀其勝負一則以實而實天下之虛一則以虛
而虛天下之實是真可惜也歟

樊執敬

樊公執敬字時中獨航其號世爲鄆人至正間爲浙
江叅知政事十二年徐壽輝自徽犯浙西公宿衛於
省省吏次第引去公獨披甲上馬率衛兵不百急出
與賊戰從者止之公曰吾守封疆去之非義也至省
口遇遁將以孤兵且散控馬首返公怒以刀斫其人
遂躍逆賊於天水橋巷戰以死其妻與子溺於西湖
公死二月姚園寺僧雪率杭人立祠於天水院歲時
祭焉楊銑崖時爲文紀之又嘗見公觀潮詩於霏雪
錄中詩云烟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
不虧人不死浙江亭上看潮來然其詩雖未工而公
平生之志亦可見矣然公死節史已錄之但不如此

之悉

聖不可知

士非天分之高則知識不遠非學問之功則義理不明大凡學藝初則勉強勉強則有迹人因得以及之也事熟則精精則巧巧則神若師曠之音輪子之工養由基之射皆熟而神生焉聖人之於天理亦至精至熟神妙不測人豈可得而知哉此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

文盛乃衰

古人云詩盛於唐乃衰於唐也字盛於晉乃衰於晉也蓋以詩雖至唐而警拔閭里之人不知矣字雖至晉而神變巧媚之態極矣其於明白古拙何有哉今杭舉業之文可謂盛矣然究其實則皆錄諸書藻麗之語貨近時泛巧時文讀不過二三冊遂高舉而奪魁矣嗚呼此豈非其衰耶而於古人讀經讀史之學何如哉雖然邵子天人之詩曰也由天道也由人意今辨此者亦氣運使之然也李西涯又云文章固關氣運亦係習尚非人力所能挽回真知言哉

說郛

陶南村作說郛百卷蓋倣曾慥之類說而爲者然類說刪取精到而說郛如未刪之書不若不刪總而名之如百川學海可也楊文貞公士奇尙不取其書史會要水東日記曰如見輟耕錄淫褻之事尤可鄙也余則曰說郛不獨淫褻而鄙俚無稽者亦有之但輟耕多抄舊書如廣容談通本錄爲已作是其下也孫大雅謂書木葉而成者僞言也似書史爲至當者

立武后

貞觀二十二年太白屢見太史奏女主當昌民間秘記又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有天下太宗因疑左武將軍李君羨誅之李淳風又奏臣仰觀天文察其人已在宮中如是之明白矣至永徽五年拜武昭儀明年欲立爲后意時才去先朝方十餘年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雖皆極口切諫何無一言及占傳之事并先帝欲誅之意耶以爲先時朝廷閉不宣泄則民間又傳有秘記而無忌等又國之元老宜其舊知者矣以爲當時不可顯白則未立之時正可以是證

七修類藁卷十八終
之也諸公無一言之及此然後知爲唐室之數也

七修類藁卷十八終

七修類藁卷十九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改元

上古無年號不過紀甲子而已世以始於文帝後元年不知後元由前有元年故稱後也如景帝則又有中元後元皆欲延年之意耳至武帝建元年方爲有號之初而劉氏據封禪書得鼎改元辯以年號之起實在元鼎其前皆有司追補以足武帝之始又據元

封改元始有明詔爲證而夾漈鄭氏亦以爲是予以
既爲元封改元始有明詔則當以元封爲始又何爲
年號之起實在元鼎然則元狩因得白麟而稱元光
因見長星而稱又何不可乎至於元封有詔偶爾因
是年巡邊封禪之後大頒天下故曰以十月爲元封
不當據此卽以爲始若以其前有司補稱則末年復
如文景稱後元一二年又不可以補其名耶但光武
建武共該三十三年至三十一年之時因封禪後又
加中元二字猶景帝中元意也今史卽以爲改元明
繫以中元另起錯矣觀范史於祭祀志內載本年封
禪後赦天下之詔曰以天下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
元年尙冠建武於首可知也大抵一帝止是一號最
爲有理但遇事遇瑞遂屢易之豈如本朝高出上古

湯泉

湯泉在處有之惟溫熱不同皆有硫黃之氣書載驪
山黃山者無腥焉人皆祖博物志凡水出石硫黃者
溫予考本草石硫黃出東海牧羊山谷中及太山河
西山礬石液也然則於地之泉何所係耶而湯泉之

地又出於三山之外也就而言之予又親見巢縣湯泉與河流止隔尺許豈石黃所流之水氣不通於彼歟唐子西以謂自是水性一種如人吹氣則寒呵氣則熱予意人氣之有溫涼如天之氣然也豈人之津液亦有寒熱者耶不可槩論明矣昨讀耿南仲黟山即黃山香溪泉記有曰泉蓋硃砂所發好事者汲以澄砂入藥茗溪漁隱亦曰黃山是硃砂泉春時色紅以此復思本草有土硫黃出溪澗中多腥臭在處有之然則泉既有腥安知澄之無黃也隔咫尺而寒熱所

分者此地脈所來之源不同其溫熱相去者黃之於地有多寡而源之來也有遠近耳以此論之蘇子詩謂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豈非因一石字及有無腥者惑之歟若驪山之無腥者李賀詩云華清宮中碧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此又源之出於碧也又聞出硫黃之地泉反不熱此則氣既泄之於外而地脈又或不通於泉也若謂諸泉可以洗人瘡疥益人顏色以昔人詩有誰知馬上腰金客洗去塵顏換玉顏之說又謂始皇被神女唾生瘡入湯立愈殊不知詩

乃好事者之爲而始皇事實妄誕而本草溫湯之下
又不收也吾嘗親浴溫泉翼日瘡發於背故本草以
諸瘋疾在皮膚者可浴浴乾當大虛憊宜卽補養餘
則不可輕入諸瘡非瘋也近時燕泉何先生反以神
女之事出於本草今併書之

淡菜

杭人食蚌肉謂之食淡菜予嘗思之命名不通如以
淡爲啖固通而菜字義亦不通又嘗見昌黎集載孔
戣爲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亦是此淡字竟
不能通後見廣人云南海取珠者名曰蠶戶蓋以蚌
肉乃取珠人所常食者耳賤之如菜也其義始通後
讀輟耕錄益知久有烏蠶戶則孔奏之字亦訛書者
予若改爲啖食之啖則又爲改金銀車者乎

老泉爲子瞻號

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人所共稱也而葉少蘊燕
語云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其所居之地也晚
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坐有老翁泉故云又梅聖
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云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

又嘗聞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吾友
詹二有東坡畫竹下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據此則
老泉又是子瞻號矣然豈有子犯父號之理而歐陽
公作老蘇墓誌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
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葉蘇
同時當不謬也

名同人殊

嘗見南越伏波廟一碑以伏波將軍姓路氏心且疑
之後讀前漢書武帝時有路博德討南越封伏波將
軍始知馬援討交趾亦南越地也今世止知馬援也
若三國魏將夏侯惇亦封伏波將軍不因南越者衆
也彼如徐穉子下陳蕃之榻而周璆亦下陳蕃之榻
穉子則見於本傳而周璆事見於陳蕃傳中亦兩人
而一事世止知徐穉也又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乃張
良欲從之游者事見劉向說苑晉黃初平叱石者因
易姓爲赤松子見葛洪神仙傳今金華赤松觀乃其
升仙地也今人止知張良之言又葛洪煉丹於羅浮
山成仙晉咸和時人葛瓚一名仙翁亦煉丹而成仙

者梁大同時人今人卽以葛洪爲仙翁也又漢明帝時葉令王喬乃飛鳥者也周時王子喬吹笙者也神仙傳曰蜀人王喬食肉芝者也史記封禪書註緱氏仙人庵王喬犍爲武陽人亦四人同名而皆仙世止知葉令王喬因註之

紅葉詩

紅葉題詩凡有五焉本事詩云顧况在洛乘閒與三詩友遊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裡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明日亦

題葉放於上流詩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十餘日客來苑中又於水上得葉詩以示况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雲溪友議云明皇時虢國寵盛宮女咸怨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况聞而和之卽前四句無後復出之事又盧渥應舉拾紅葉於御溝置之巾笥及宣宗省放宮人而盧娶其一宮人偶覩紅葉吁嗟曰

當時偶題不意郎君收藏遂爲奇事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付紅葉好去到人間北夢瑣言云進士李茵嘗遊苑中見御溝紅葉題詩句與盧玉溪編事云侯繼圖秋日登大慈寺樓倚闌忽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歛愁蛾爲鬱心中事擲筆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帑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人盡解相思死談藪以爲雖出多書止則一事傳記者自異耳予逐書細考意此必二事也雲溪友議第一段卽本事詩之紀也名旣

同矣雖有舊寵新恩二句韻脚又是焉知記者非忘之而自補之耶若李茵者卽盧渥之事此北夢瑣言之差記而事故畧焉不然何其詩之同邪侯繼詩旣不同於二人事亦大異豈可因題葉而卽以爲一事目之也况雲溪友議一書而紀二事豈有差之理耶但後之小說流紅記又訛而爲于祐之事言多鄙妄此則可笑

蝦蟆類毛穎

韓昌黎答柳州食蝦蟆詩大類毛穎傳其曰雖蒙

勾踐禮竟不聞報効大戰元鼎年孰強孰敗撓此尤
其似者也吳人多喜食之至春時鼓吹滿野無賴男
子取以爲生而價亦不廉此詩末云而君復何爲甘
食比豢豹是好此味者不獨吳人然也

巾箱板

今人以小板書册爲巾箱板以其可置於巾箱也不
知起於南齊衡陽王鈞

適怨清和

李商隱錦瑟詩中一聯蘇子謂藏適怨清和四字嘗

舉所以告歐陽也後人不知遂以蘇公自得之見然
古今樂志曰錦瑟之爲器也其柱如絃數其聲有過
怨清和之音

南濠誤紀

姑蘇少卿都南濠穆博學好古著述滿家一時人物
所不及也文跋中有記宋思陵宸翰一條悞以王倫
爲王文正公且之弟也一時不思文正乃真宗時相
年齒之遠豈至高宗時耶此白璧微瑕於予有忘年
之愛故爲正救之忠臣耳

八人松

五大夫乃秦爵之第九級者按史記云封其樹爲五大夫後人不解謂松封大夫者五株且唐陸贄作禁中松詩云不羨五株封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與薪遂漫延而不可解矣有辨之者尙未明白獨雲谷雜記引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五大夫是也何其快哉予又思今上虞有五大夫里必當時有此一等之爵者居焉

歷代獄名

夏曰均臺又曰念室殷曰動止曰羨里周曰圜土曰稽留曰深室曰虎穴秦曰囹圄漢曰若盧曰都傳曰寺互曰請室狴犴晉曰黃沙魏曰司空總名曰圜墻

澄心堂紙

澄心堂紙陳后山以謂膚如卵膜堅潔如玉此必見之而言之得如此真也但在宋時亦罕覩劉貢父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幅後人聞此那復得就使得之亦不識予嘗見一幅堅白則同但差

厚耳及宋板所榻六帖之紙亦似之又覺差少黑也
世以此紙爲宋物殊不知澄心堂乃南唐烈祖徐知
誥金陵燕居之名今南畿志作藏書籍處誤矣宋時卽誤以爲知
誥之子元宗所造詩文發原以爲後主所造皆非也
故後山叢談辨之今徽州志又以爲出於彼地與李
廷珪墨爲二絕則誤之尤甚矣諒後山宋人且嘗見
之辨爲烈祖所造無疑惜歐陽公亦曰但不知出處

僧寺觀

漢明帝聞西天竺國有號爲僧者知往過未來之事

遣蔡愔等訪之愔見摩騰乃要歸漢後聽陽城侯劉
峻等出家則中國漸有僧也至於五胡石苻之世則
又大漫矣然摩騰初來舍於鴻臚寺蓋待納四夷
賓客之館故秦名與客者卽是也白馬馱經並藏於
是後明帝於東都城門外另立精舍以處摩騰與經
遂名曰白馬寺此僧寺之所由始若夫止以寺名非
可專於佛也葉夢得石林燕語以白馬寺卽漢鴻臚
舊館但改鴻臚爲白馬耳故後世浮屠之居曰寺此
非也堂堂漢朝更不能砌一佛寺而卽以待納四夷

之館爲之耶又觀之名有三一曰藏書所漢東觀是也一曰游觀處謝玄暉賦屬玉觀是也一曰高可望黃帝內傳置元始真容於高觀上是也今老氏居本高觀始然亦非專於老也至宋徽宗專尙老氏宣和元年因降手詔盡改天下之寺曰宮改院曰觀改僧曰德士改尼曰女德又盡廢鏡鉞之類納之官府此又不可不知也

重名美婦

漢有飛燕唐寶歷中亦有飛燕與元稹私者崔鶯鶯與張浩私者李鶯鶯鄭述古通者沈真真韓真卿通者謝真真山谷贈詩者費盼盼建封娶者關盼盼

錦瑟無端五十絃

錦瑟詩玉溪生作也續筆解云說者以錦瑟爲令狐丞相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絃所起然既舉其名而復引諸書明箜篌之義似將以箜篌爲錦瑟也且言起於漢武後雖能引史記封禪書之說亦不能引世本五十絃起於伏羲知尾而不知首可哂也况五十絃之義一無所解按琴瑟中論曰朱襄

氏使士達制爲五絃之瑟晉叟判爲十五絃舜益之
爲二十三又有二十七之說以理考之樂聲不過乎
五則五絃十五絃小瑟也二十五絃中瑟也五十絃
大瑟也彼謂二十三二十七者然三於五聲爲不足
七於五聲爲有餘豈非惑於二變二少之說而遂誤
耶觀此則絃之多寡有自矣若錦瑟云者卽大瑟之
謂也故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絃五十但無
端二字似乎不通俟知詩者詳焉

箜篌

箜篌本師延爲空國之侯所製故名之也後出桑間
濮上師涓爲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因命
淫樂爲鄭衛焉故釋名曰靡靡之樂樂府錄亦曰空
侯乃鄭衛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訛而
爲箜篌是也應劭以漢武合樂人侯暉一曰侯調所作以
祠太乙杜佑因曰因樂人之姓非師延所作非也蓋
春秋時已有之矣其形似瑟而小其絃有七用木撥
彈之唐制通典皆同近楊狀元慎得其器於蜀左史李芝山
李知音傳譜於蜀云侯暉損瑟之二絃加箏之九絃爲二十

三絃其音多擘其聲多糜又曰至宋大晟樂改爲十
四絃引李知幾之詩爲證此必然也嗚呼其器久無
其音絕傳今有之惜未見耳予又考古辭公無渡河
隋昔昔鹽多彈此器唐李憑最爲妙手故楊詩云本
是空侯樂今爲蜀國絃新聲音師發舊譜李憑傳

伯夷叔齊考

嘗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
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長叔次也夷齊諡也胡明仲
以爲彼以去國隱居終身又誰爲之諡哉如伯達仲

忽名也予以旣爲之名則少陽所云姓名又何謂哉
或者死後人謚之耳且謚法曰執心克莊曰齊安心
好靜曰夷庶可加也惜少陽篇不知是何書也后又

見孔叢子註夷齊之父墨胎氏名初字子朝

春秋同

名諱壽堂

生稱名死稱諱自古而然故古今名公作亭堂等記
則曰公名某作誌名神道碑則曰公諱某今人不察
於是凡遇人則請問曰尊諱答人者曰諱某又稱人

之母曰壽堂以謂崇敬殊不知邱墓祭祀之處乃壽堂也按陸士衡挽歌云壽堂延颺颺註曰壽堂祭祀處也言既死於祭祀之處獨相處颺颺耳林逋有壽堂詩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觀此可知矣今皆背義而言可發一笑

延陵碑

延陵季子碑在鎮江其文曰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世傳爲孔子書學古編以爲古法帖止云嗚呼有吳君

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又音君子字作季子顯見其謬蓋漢器蜀郡洗郡郡字半片正是此君字也歐陽公金石錄又以爲孔子平生未嘗至吳蓋以史記世家考之推其歲月蹤跡南不踰楚之故復引張從申疑記云舊石湮滅玄宗命殷仲容模搨以傳是開元以前已有本矣予按歐陽子行皆辨非孔子明矣或者卽仲容所書借孔子以欺世此秦觀所以疑唐人之所書有見也丹鉛續論又

謂陶潛作季札讚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謂題有吳
延陵君子此可證爲古有據此則子行敦古可信之
言又是也但陶集無此讚載藝文集知今非全集也
五公孫弘
公孫弘有五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
爲參乘言司馬喜相求其一在越斷髮爲王騎其一
爲漢平津侯其一明帝時幽州從事交通楚王英見
於虞延一傳

蒙茶

世以山東蒙陰縣山所生石蘚謂之蒙茶士大夫珍
貴而味亦頗佳殊不知形已非茶不可煮飲又乏香
氣而茶經之所不載蒙頂茶四川雅州卽古蒙山郡
因山故名其圖經云蒙頂有茶受陽氣之全故茶芳香方
輿勝覽一統志土產俱載蒙頂茶晁氏客話亦言雅
州也白樂天琴茶行云李丞相德裕入蜀得蒙餅沃
於湯餅之上移時盡化以驗其真文彥博有謝人惠
蒙頂茶詩云舊譜最稱蒙頂味露芽雲液勝醍醐吳
中復亦有詩云我聞蒙頂之巔多秀嶺惡草不生

薜茗今少有者蓋地既遠而蒙山有五峯最高曰上清方產此茶且常有瑞雲影相現多虎豹龍蛇人亦罕到故也但茶經品之於次若山東之蒙山乃論語所謂東蒙主耳

公昉

程濟之事已載於奇譎類矣乃朝邑志之言予以志或紀怪近時之事可妄傳耶况以草除遺事中相同昨見後漢公昉碑亦曰公昉遇真人服神藥後移意萬里卽到又知鳥獸語則知程事不誣且漢人刻之金石惟恐後人之不信也然其得神藥卽能如此是不假修爲而亦數也夫

州名稱訛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之諱遂稱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由遽曰嚴光其臺其灘遂俱以嚴稱循習之訛已可笑也宋宣和間方臘作亂又遂改睦州爲嚴州至今不知其義尤爲可笑故宋俞元德有詩曰千載英風想子陵釣臺緣此幾人登誰知避諱更嚴氏灘與州名總誤稱此已見於他書奈無此詩之明

白也又如蘇州因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
而立祠於江邊之山遂名胥山吳王又築臺於山上
人亦稱爲胥臺也吳既國滅臺亦無矣人又稱爲孤
胥山言獨胥山在耳及稱臺亦曰孤胥臺奈何吳人
稱胥爲蘇訛孤爲姑後隋平陳因姑蘇山名遂更郡
爲蘇州至今山臺俱名爲蘇也故蘇志志姑蘇山曰
舊名姑胥可知矣然姑字又訛如蘇之匠門因干將
墓故名吳人稱將爲匠今改別名矣

神燈

草木子載聖燈俗曰神燈天下山之大處往往有之
故數峨眉衡山匡廬等處謂山之精莫之氣發之爲
光怪耳予意此固理也故傳有聖燈巖之名然時有
神祠之地每每入亦多見何也蓋兵死之人牛馬之
血皆足爲燐豈有生也有來而死也有爲者英靈之
氣又不可成光焰耶但彼之聖燈爲常十之九也此
燈爲變十之一耳

黃堂五馬

孫覲尺牘曰蘇郡太守之堂數因失火以雌黃塗而

禮之故曰黃堂後天下盡稱之非也天子之居曰黃
闈三公曰黃閣給事曰黃扉太守曰黃堂見素網
齊閑覽云漢時朝臣出爲太守增一馬故曰五馬見
林蓋漢制公卿皆駟馬故也若曰北齊柳元伯五子
同時領郡時稱五馬非矣

龍

易乾卦六爻皆取龍爲象蓋陽物也埤雅云龍卵生
陽物也具九九之數戴禮說文皆以龍爲鱗蟲之長
古今所言不過如此昨見伊川語錄謂龍爲陰物出

星物居之上
也去飛名也
也鏡之非也
類一人之見也
也傷之不則
之神物也
之中月力而居
而方不居也
我新之子體
音而也
星也天地間味

則濕氣蒸然成雲又曰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常有
之形狀殊可愛然不嚙人五臺山者則傷人矣嘗有
人穿地得卵寄於金山寺中龍能湧水入寺取卵又
曰龍以卵生亦非神物更一等龍必須胎生愚意龍
爲神物變化不測如筆談所紀彭蠡一事甚明恐茅
山所有卽古人之參龍非真龍也乃其形相似者若
以爲陰物恐必不然不知何據也曰獸類曰胎生證
之諸書不同予意傳云龍生九子爲某爲某此亦獸
之類歟故本草收入獸部至於胎生則本草有龍胞

大風能物類
者聲身已為比
古也

山宜其亦古矣
形為龍者
問句稱法不
思物之形刻只
綿三品往方
龍文各圖種
書區別而
亦而因也亦

年可稱不形
也此各者稱
子龍古之是
工後人財物
神也之我
只就物名不
亦可風
亦知也

下印家卷十日
十日有印記

龍胎之物陶隱居自以親見形體俱存此又或有胎
生者也不然大儒誤之耶抑傳寫者誤之耶錄侯博
物君子

蠶

皇圖要記曰伏羲化蠶為絲又黃帝四妃西陵氏始
養蠶為絲而干寶搜神記以為古有遠征者女思父
語所養之馬曰若得父歸吾將嫁汝後馬迎父歸見
女輒怒父殺馬曝皮庭中忽卷女飛去下於桑間化
蠶故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之馬

頭娘以祈蠶也予意化蠶之說荒唐而西陵氏養蠶
者為是但世遠不可稽也若于寶所記但因馬頭娘
一事遂駕空而神其說所謂馬頭娘者本荀子蠶賦
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一句又荀子嘗為蘭陵王或
世訛而為馬明王也此于寶乘異皆因言以成訛耳
但蠶乃馬精所化故古人禁原蠶恐傷馬也白彊蠶
擦馬齒馬即不食可見矣欲祀其神古者后妃享先
蠶先蠶天駟也非馬之精而何漢舊儀又曰蠶神苑
窳婦人寓氏公主據此則始於西陵氏可知故世以

蠶爲婦人之業也

七修類藁卷十九終

七修類藁卷二十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辨證類

陶詩紀甲子

五臣註文選以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意謂耻事二姓故以異之後世因仍其說雖少游魯直亦以爲然也治平中虎丘僧思悅編陶之詩辨其不然謂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詩一十二首皆安帝時作也至恭帝元

熙二年庚申始禪宋夫自庚子至庚申計二十年豈
有晉未禪宋之前二十年内輒有耻事二姓而所作
卽題甲子以自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所題
甲子偶記一時事耳其說出而舊疑釋矣後蔡采之
碧湖雜記又云元興二年桓玄篡位繼而劉裕秉政
至元熙二年始受禪前此名雖爲晉實則非也故恭
帝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今日
之事本所甘心計時逆推正二十年也蓋淵明逆知
末流必至革代故所題云云以予論之若唐若宋天

下危而復安常有之也豈可逆料二十年後事耶故
唐韓偓貶後之詩亦紀甲子耳後因全忠篡唐人亦
遂以爲有淵明之志蔡說謬矣惜思悅尙辨未至若
曰二十年間陶詩豈止十二首耶且未革之時逆知
卽題甲子而永初元嘉之作如集中贈長沙公族祖
王撫軍座中送客者
反不題甲子何耶至于述酒篇內豫章抗高門重華
固靈墳流淚抱中嘆平生去舊京正指宋迨恭帝之
義又何不題甲子耶蓋偶爾題之後人偶爾類之豈
陶公之意耶因復辨之以足思悅之義

王昭君

昭君名嬙初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漢元帝時呼韓來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年不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此前漢匈奴傳之言也西京雜紀乃云帝常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嬙不肯後匈奴求美入爲闕氏上于是按圖以昭君行按前漢書作于班固雜紀乃葛稚川者也稚川自云雜記卽劉歆之漢書而班固所取不盡二萬許言及小異者錄成此書餘則固已全取爲漢書矣

觀此則非小異理當相同或班史不載可也今旣載之當以班史爲是蓋班則漢人而葛乃晉人也亦或傳寫之訛不可知惜其葛言一出而後世論者祇據雜記之言而不知昭君之實也就如雜記所言當時畫工人皆知毛延壽一人而不知同時有劉向陳敞龔寬楊杜樊青等俱棄市此又樂府解題所載

換鶯經

羲之書經換鶯事張漢雲谷雜記辯之甚明但文多而難備錄蓋以羲之兩次事也今予畧具辯直著其

義于左一書道德經是偶悅山陰道士之鶯求市不
得因爲之寫換也此出傳中所謂寫畢欣然籠鶯而
歸一書黃庭經亦山陰道士好黃庭又知羲之愛白
鶯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出張君房
雲笈七籤俱緣以寫經
換鶯故後人指爲一事辯之紛紛也獨李太白於右
軍詩曰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山陰遇羽客愛此
好鶯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鶯去何曾
別主人又送賀賓客歸越詩鏡湖秋水漾晴波狂客
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鶯此
可知矣至若衍極之論固精恐白不至如此悞也

兩冰清琴

冰清古琴有見二處其一岳珂程史所載大歷三
年三月三日雷氏斲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其
一周公謹雲烟過眼所載爲唐開成中郭亮製建中
靖國修未知孰是

陽秋誤記

宋葛常之作韻語陽秋好處固多然以三國吳人曹
弗與錯認爲曹霸誤矣又謂高適作送人赴越上詩

卽用張翰尊鱸故事被人譏非其地解曰漢地里志吳縣隸今會稽殊不知高適既錯而陽秋之解亦錯也蘇松常鎮四府秦漢名爲會稽郡非越之會稽也以爲今之會稽可乎但春秋時因越併吳蘇松嘗一名爲越矣然終不可易其久名之越况在於唐時可用暫稱之名也乎高因古書中有會稽三吳之稱遂不考而用之葛又不特錯爲之解且又不知蘇松真嘗稱越來如知之必以併越解之矣

針毡

世皆以人性不堪處如坐針毡不知出晉武帝太子舍人杜錫亮直忠烈太子惡之置針於錫坐毡中刺之流血遂有此言

綸巾

綸字世人皆知兩音一曰倫一曰關而不知其故也蓋倫巾韻同而音近詩法所忌也故讀曰關皮日休有白綸巾下髮如絲之句有一本註作關想始於此韻會雖有兩收皆引釋於倫字之下而無一字及關字義且關字仍註龍春切則依舊當爲倫字矣其所

以二收正因韻書起於沈約若說文止於一收爲可知矣

七丈佛

集異紀載隋開皇中并州釋子澄空鑄鐵佛高七十尺三鑄捨身而後成轉世爲李嵩造平等閣以覆鐵佛以其異也嘗聞子友孫惟謙光云過真定見銅佛有高七丈者其寺名龍興按真定卽古并州龍興寺一統志以爲宋建閣名大悲子意寺閣之名或後所易志言宋建亦恐訛也但佛之銅鐵何不同耶豈澄空自是一佛而鑄後復有所修耶

茶旗鎗

世傳烹茶有一橫一豎而細嫩於湯中者謂之旗鎗茶塵史謂茶之始生而嫩者爲一鎗寢大而展爲一旗過此則不堪矣葉清臣煮茶述曰粉鎗末旗蓋以初生如針而有白毫故曰粉鎗後大則如旗矣此與世傳之說不同亦如塵史之意然皆在取列也不知歐陽公新茶詩曰鄙哉穀雨鎗與旗王荊公又曰新茗齋中試一旗則似不取也或者二公以雀舌爲旗

鎗耳世不知雀舌乃茶之下品今人認作旗鎗非是
故昔人有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應北客未曾嘗
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春風一寸長或二公又有別
論亦未可知姑記之

曹操疑塚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欺天絕
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卽休何用餘機
到正壟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掘
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葬君屍陶九成以爲此言

詩之斧鉞也予則以爲孺子之見耳使孟德聞之必
見笑於地下夫孟德之棺豈真在於疑塚哉多設以
疑人耳然始爲疑塚者孔林

沈王二畫

弘治間長洲沈啟南周宮而能詩又以畫馳名其畫
山石自坡脚直上脈絡形勢纒纒如疊成之狀而無
活潤之態予謂之假山石四明王廷直謬亦以畫名
東南其畫樹木多着烟靄之態勢如潑墨而無四面
枝榦叢生踈密之意予謂之鍋焦片初學效之猶恐

刻鵠畫虎然二子佳處亦多此其一節也

嵇康

嵇康魏人鍾會憾之譖於司馬昭欲助母邱儉而殺之實景元三年事也未嘗一日事晉晉史有傳康之差也使以當時心晉而傳之無是理也傳中云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夫濤爲吏部辭官時武帝受禪後事也康死久矣史可信耶

阿瞞

人但知阿瞞爲曹操小字昨讀李德裕所作明皇十

七事內一條以李輔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中路見兵攢耀日驚懼賴高力士在左右獲安上皇曰微將軍阿瞞爲兵死鬼矣又羯鼓錄內與寧王簪花事累自稱爲阿瞞始知阿瞞乃明皇小字與操同也雖古賢小字集中亦未收

雨具

今人以蓋笠之類爲雨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雨具二字其來尙矣

黃楊難長

諸木中黃楊爲難長故諺有之曰三年長一寸雷驚縮一尺蓋寓言也埤雅云黃楊木性堅難長俗言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是但言俗說亦不經見然東坡詩云園中草木應無數只有黃楊厄閏年豈閏年之說自有所據耶

赤脚科頭

盧仝婢子赤脚想不避人韓昌黎寄詩曰一婢赤脚老無齒溫庭筠醉歌又曰洛陽盧仝稱文房妻子脚

秃春黃梁張長史慣科頭杜子美歌曰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李頎又贈曰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

美人稱姬

葉石林燕語曰婦人無名以姓爲名故周人稱王姬伯姬周姓也後世不思其故遂以姬爲通稱以虞美人爲虞姬戚夫人爲戚姬政和間帝女下嫁曰帝姬嘗白蔡魯公欲改正之不果子初讀之亦謂是也諦思真可爲燕語也夫姬固周姓亦謂婦人美稱韻會

之釋也毛詩又曰彼美淑姬師古曰周貴於衆國之
女所以婦人之美者稱姬若以國姓而後世傳訛則
黃帝姓姬炎帝姓姜左傳雖有姬姜連稱之辭獨用
一姜字稱婦人可乎

杭保叔烏龍

咸平中僧永保化緣築塔人以師叔稱之遂名塔曰
保叔今人以保叔緣何不保夫之句訛傳又霏雪錄
以爲保所塔不知何據黑龍潭在安樂坊天晴時水
色碧綠將雨則先一日變黑故名今訛爲烏龍潭似

二地矣前出誌書後出宋御史林采文集

雞口牛後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寧爲雞口莫爲牛後舊國策作
雞尸牛從而沈存中取之鮑彪校註則曰秦稱牛後
者蓋故以惡語侵韓欲昭侯怒而從之耳愚謂口後
音順當時鄙諺如此亦非秦所故爲也若果如國策
則秦言合從者又言牛從哉當以史記爲是

格言

貴莫貴於爲聖賢富莫富於畜道德貧莫貧於未聞

道賤莫賤於不知耻士能弘道曰達士不安分曰窮
得志一時曰天流芳百世曰壽右格言八句世皆不
知誰爲之者得其一者或不知其二也前四句乃陸
梭山之言後四句乃方蛟峯續之者今併書之故尤
不知爲誰耳

方朔畫贊

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真卿書也昔人論顏
書惟此與中興頌最爲奇偉惜中興頌在歐陽公集
古時已無原刻今併補本亦鮮畫像贊雖流於世世

多寶之自今觀之字有大小模糊亦補本搨損者耳
又其文與文選所載有二字不同選本棄俗登仙碑
曰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碑曰神友予意木板易於
翻刻因亦多訛石則堅久考訂必正就使重刻亦不
差也况木板石刻字之大小已殊而訛之難易自別
就友與交字固二義無異世與俗二字豈可並哉當
以碑爲是

高氏書

歐陽文忠公金石錄曰余集古文自周秦以下訖于

顯德凡千餘卷其名臣顯達下至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予以歐陽好古不減老米而金石錄亦可謂滄海鄧林也衛夫人王逸少之師學書者皆知之但少碑刻布流於世歐陽之不收者何耶豈書法之不足取耶否則如刀劍錄之缺干將鑊鄒甚爲缺典按高氏唐叅軍房璘之妻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錮妻并註于右

漢唐事訛

漢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碑載文帝遊上林問禽獸所有令不對更問嗇夫嗇夫事對於是進嗇夫爲令令退爲嗇夫與今史文迥異又唐白敏中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五宰相竄嶺外公承是一年寃者皆復位與史云白因李進後乃抵之善惡不同如此予以前當依碑蓋公事也史或訛後當依史私碑也或有誤

碧落碑

絳州興龍宮有碧落石像背刻其篆文世傳爲碧落碑也其篆李璿之以爲陳惟玉書李漢以爲黃公譔

書五總志以爲一在澤州立於佛龕之西黃公誤爲
妣立石以表孝此或非也何後世不傳而諸書不言
耶抑亦爲孝子事耶或爲黃公訛也洛中紀異乃云
文成有二道士來請刻之閉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怪
而破戶惟見二白鶴飛去篆刻宛然今世未知其詳
但云道士寫畢化鶴而去又曰李陽冰臥看三日毀
其佳者數字噫此後世見其字之美懋而神其說者
歟按歐陽集古錄亦以此說尤怪不足爲信又無毀
字之言意碑字必損於歐陽之後故後於歐陽者又

增李陽冰之事也况陽冰豈惡善者哉就使誠有道
士孰肯不知其名而使之刻耶又且有化鳥之妄元
吾子行學古編已辯爲陽冰之書蓋唐人能篆者無
出陽冰之右子行又曰字雖多有不合法處而自有
神氣今讀其字果於難識昨獲楷書者一通乃咸通
十一年七月十一日鄭永規所立豈非亦因其字之
難辨而復書耶今附錄于左以俟好古者得有以考
焉其文曰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哀子李訓誼誤
諱銜恤在疚寘懷靡所永言報德思缺一良因字

立大道天尊逮待真像粵若稽古藐觀遂初真宰真
乎得一混字缺一表於冲字缺一玄之又玄蹟超言像之

域惟恍惟惚理真視聽之端是以响字缺一順風勞乎
靡索汾陽御字缺一宵然自喪曠矣哉道之韞也其寄

於寥廓之場焉至於玉笈宣徽琅函吐秘方字缺一神
闕蒙穀靈遊倏忽九咳導飛廉而從敦圉俯仰六合

戴列星而乘雲氣固亦字缺一章逸軌胙蠶孤風淳化
其瞭幽契無爽伏以先妣含真載德克懋台華正位

藩闢動容資於典禮發言光乎箴訓故紘緼得肅案

盛無違大當叶曜中閨以睦况倚字缺一分甘之澤徙

居側字缺一之規義越人倫恩深振古重以凝神道域
抗志澄源淮館儀山參鴻寶之靈術字缺一壇敷教暢

微言之盛範儒玄兼洞真俗兩該德冠母儀事高嬪
則豈圖昊天字缺一積善無徵咎罰奄鍾茶蓼俄集訓

等痛纏過隙感切風枝泣血攀號自期顛殞祇奉嚴
訓慈勉備隆偷存視息適移氣序几筵寂寞瞻望長

違創字缺一徒深寄哀何地所以貪逮餘漏祈福玄字缺一
寫真容庶幾終古而土木非可久之致銘鑄為誨

盜之光肅奉冲規圖輝貞質粹容伊穆立儀有煒金

真缺二疑金門之易奔琳華揚彩若缺一房之可觀

霓裳交映歛駕某帝晨飾翠雲之缺一香童散朱陵

之覆載彫爰戟式展缺一所以此勝因上資神理伏

願棲真碧落飛缺一黃庭謁羣帝於天關攜列仙於

雲路融心懸解宅美帶夷注儀璘以洞煥指乾坤而

齊極介茲多祉藩度惟隆如山作固永播熊章之烈

循咳自勵冀申缺一鳥之志孔明在鑒匪曰道遐昌

言啤缺一庶斯無拔昔人銜哀罔極鈇槩騰聲柔缺一

字克劭義切張憑之誅至德興思痛深陸機之賦况

清輝懋範宛若前缺一瞻言景缺一敢忘刻紀餘魂

弱喘情不逮文董託真猷直書心事音儀日遠風烈

空傳叨心缺一慕終天何及

右碧落碑又有無缺字者則恐近時翻刻筆法不逮

古遠矣

賈誼一太息

賈生治安策可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

今以史考之少一太息意新書內則俱載之奈分為

各篇又不似史之撮其要後復逐篇對以史文惟銅布一篇史未曾取疑卽是也不然何以曰可爲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漢諱不諱

漢以火德從所勝故洛字改從雒而國號漢字又何不忌耶劉字爲卯金刀故作剛卯行金刀而國姓說文何以無劉字止有卯金刀鐳字耶此皆不可曉

韓柳非寓言

韓文載石鼎聯句稱道士軒轅彌明人以昌黎自托見其奇崛高古也予讀姓氏急就編有軒轅彌明名且曰有軒轅集又宋張南軒守靜江時有奏疏曰臣所領州有堯山爲一境之望上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柳文載李赤傳人以柳州寓言譏嘲時人以文爲戲然呂山吳汝璫家有李赤詩集數章又讀唐詩品彙亦載李赤詩短敘以李後爲廁鬼所惑而終據此則二文實有是事矣

三代交易專物

古今人言三代交易皆曰以有易無不曰抱布買絲

則曰以粟易械器然而鹽鐵論錯幣曰夏后以玄貝
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則知三代之時亦有
專使之物矣此亦論錢穀者所當知

詩非蹈襲

子美詩有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樂天詩云巫山
暮足霑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陶淵明詩云採菊東
籬下悠然見南山韋應物亦有採菊露未晞舉頭見
南山又東坡贖雁人行首四句深宮無人春晝長沉
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

薩天錫題楊妃病齒詩則云沉香亭北春晝長海棠
睡起扶殘粧清歌妙舞一時靜燕語鶯啼空斷腸但
畧少變其文如此等詩不可盡述每見錄於詩話美
則以爲點鐵化金刺則以爲蹈襲古詩附會譏誚殊
爲可厭子畧錄數首於右以見陶杜豈特待白韋點
化而應物天錫固竊詩者哉故老杜嘗戲爲詩曰咏
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大抵誦人詩多往
往爲已得也若夫黃魯直黔南十絕則又不在此例
故欲逐首取裁白詩詩選所謂樂天多於敷衍山谷

巧於剪裁是也又范寥嘗在宜州問魯直曰君何累
用白句魯直曰庭堅少時誦熟久而忘其爲何人詩
故阻兩衡山尉廳偶然遇事信手書爾寥復以點鐵
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點鐵化金如此快耶夫衡山
尉廳之詩固然而黔南十絕豈亦忘之爲得也此又
黃公之可笑

著書人名

事物紀原序文以爲作者逸其姓氏乃高承所作但
不知何時人也出雲谷雜記夢梁錄無刻本故亦不知作

者乃錢塘吳自牧作出南濠文跋吳元人也三十六般篆

書金剛經乃宋靈隱寺僧莫菴道閑集出震澤長語夢游

錄則宋耐得翁撰一春常費買花錢風入松之詞則

宋于國寶作出武林舊事亢倉子宜城人王士源作見孟浩然

集天寶遺事涿州人王伯成作見錄史記稱褚先生

者褚少孫也

左氏博議

東萊呂成公祖謙娶後一月不出閨人謂其色荒也
及出乃成左氏博議一帖今之爲師者皆以此警惰

七修類稿卷二十一
余則疑之蓋一月三十日今博議不下八九十篇一日將幾篇耶况又言精選則其他尙多古人雖力勤而亦恐不若是之易也後乃于金陵鬻書者得一全帙總二十五卷百六十八篇前有自序謂爲諸生課試之文而作紙板皆佳信舊書也則知不傳已久宜乎人言若是

鴈塔題名

鴈塔者以雙鴈飛翔忽殞一而下人遂瘞鴈建塔於上在唐慈恩寺中無疑故杜老有登慈恩寺塔詩至

於題名之說一云韋肇及第偶爾題名寺塔遂爲故事一云張莒本寺中閑遊戲題同年之名於塔然人雖不同其義其時則一也故宋制進士及第必賜名於桂籍堂擬唐慈恩之題耳昨讀戴埴鼠璞以謂予得唐鴈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凡畱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於新進士也據此予恐題名止於進士之說因宋擬唐題名慈恩之故後遂成其訛耶不然戴埴之說抑僞言耶

周破胡

毀卽墨與阿大夫者乃佞臣周破胡出烈女傳

七修類藁卷二十終

